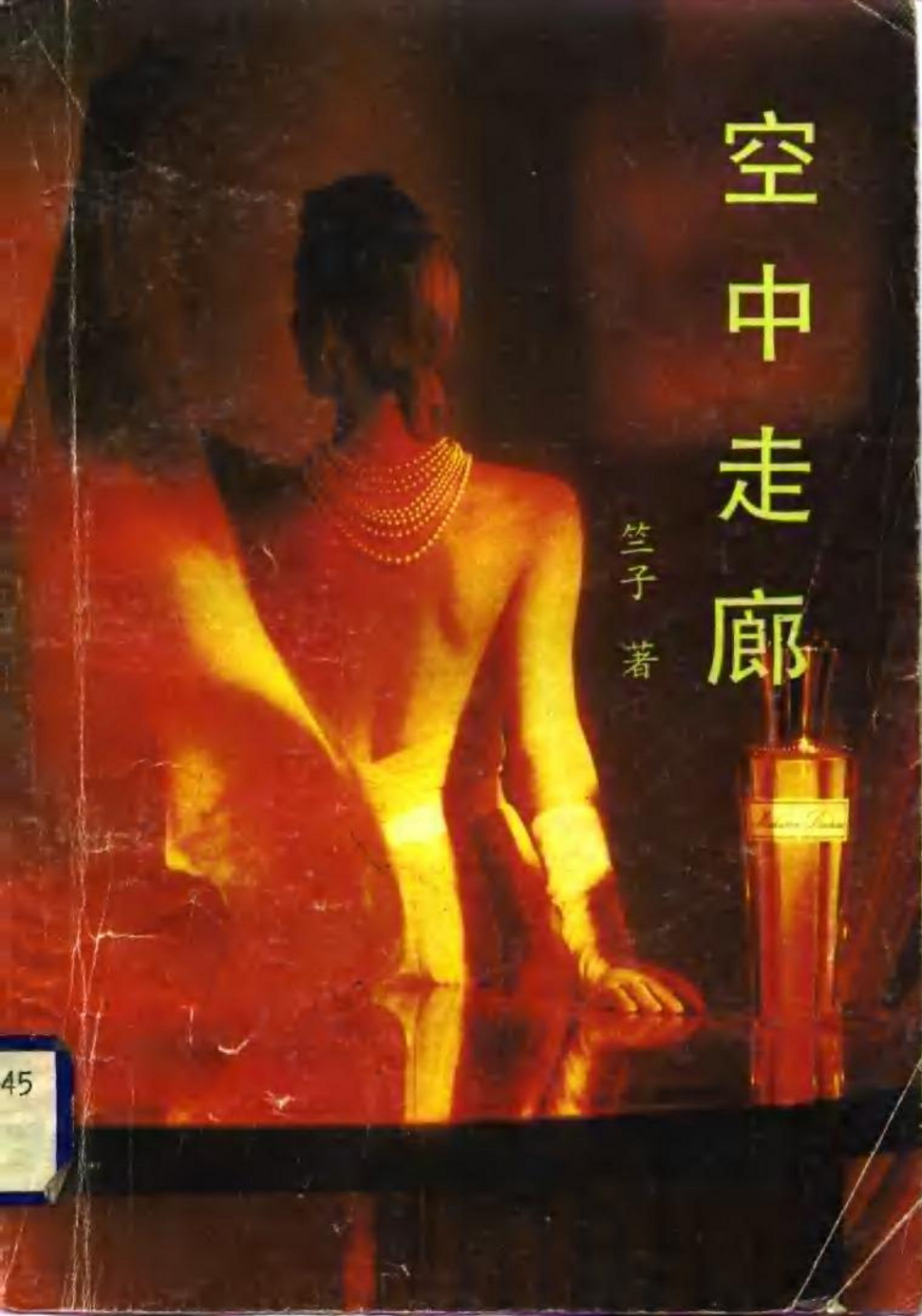


空中走廊

竺子 著



I 247.45 I 247.45
1 3417
3

空中走廊

竺子 著

BK 17/04

宝文堂书店

B 579989

责任编辑：何启智

封面设计：叶 静

空中走廊

宝文堂书店出版

ISBN 7-80030-089-7 / I · 55

女子文学发行部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25印张 240,000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石家庄塔冢印刷厂印刷

定价：3.50元

在我的脚下
雷与电还在酝酿

在我的面前
大海涌起白色的迷宫

引自作者旧诗“独居”

发行者的话

《空中走廊》是竺子在大陆出版的第三部长篇小说。竺子以她天才的感觉和独特的角度，刻画了一个独身女人力图远离爱欲的困扰，寻找着不存在的精神追求的寂静空间；对女人的性心理、男女之情爱进行了大胆地、准确地剖析。

《空中走廊》以两个不同的男人分别同女主人公邵雪马路调情开始，反射都市一隅。接着，作者将邵雪置于一特殊环境来表现人的本性。她是男人们共同的杰作。她的想作全世界女人的丈夫的男朋友给她上了第一课，以后，众多的男人给她补课，让她终于获得了结业证书。她是从纯情、爱恋、失败、绝望、纵欲、疯狂到净化、修行，然后又一次循环。人在重复自己。

爱情是爱人自己编造的，爱情最能改变人的真面目。世界上最陌生的两个人就是男人和女人。

作者以哲人的冷眼观察一切，又用诗的技巧驱遣文字。竺子的《黑色唱片》和《独身女人的台阶》发表以来，在国内外拥有众多的读者。《空中走廊》将是文史上辉煌的一页，展读一过，是无上的享受。

目 次

上 卷

第 一 章	她回过头去·····	(3)
第 二 章	向远方去的注释·····	(18)
第 三 章	空旷天空的对面·····	(32)
第 四 章	你不该践踏一颗破碎的心·····	(58)
第 五 章	独身女人的握手·····	(109)
第 六 章	只要是活着·····	(155)

下 卷

第 七 章	呼啸山庄的路上·····	(187)
第 八 章	夜栖远村·····	(208)
第 九 章	大雪纷飞的梦里·····	(225)
第 十 章	大醉放歌的地方·····	(259)
第十一章	没有掩上的空门·····	(292)
第十二章	突然核对时间·····	(319)

上 卷

第 一 章

她回过头去

一

也许多少年以后，她都会发现那天的时间表排列得象麻疹小泡一样标致。

她坐在桌子边，从耳朵上取下圆珠笔，划过无数的圆圈，直到满纸黑得不可救药，她一把攥紧，撕得粉碎，扔进纸篓。从侧面看，她象是在游戏。她在被打败的时候还象大获全胜一样。也许当她把高剂量的毒酒对准嘴唇时，也象是在即兴表演。只有当她的尸体和乱发纵横在墙角时，人们才以为这不是一场玩笑。

她冲到街上。她的裙子宽逸、飘大，飘卷起来时，容易让人酸溜溜地堆砌起“风篷正举”的修饰。一个自以为怎么样的男人从自行车上缓缓下来，推到她身边，假意问路，然后竟磨蹭着，东贫西问，以为几句套辞，就可以让她迷路。

她没有侧脸看准他的神情，她知道大街上凭外表追逐女人的男人都是一群饥不择食的公羊。她一本正经地告诉他，她去幼儿园接孩子。那个人挤着笑脸，让她不要骗他。她说孩子已经一岁半了。他拨弄着车铃，柔情地警告她，幼儿园

不收三岁以下的孩子。她不再愿拉扯。他说他心跳得厉害，她至少应该有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她耸耸肩头，她说孩子在等母亲。

不远处的扇扇门前，挂着万国旗般的新潮服装。庞大而又低质的录音机在整条街上造成让人心跳的速度。这里的人，除非黑夜、地震和大暴雨中，永远万头攒动。如果从高层的楼台往下俯看，你会发现人只是一个失算的符号，渺小得让人心寒。

没有一个人的脸上打着痛怛的戳记，行路匆匆的人好象个个都活得自在。没有人打量她和这个陌生人的对质，也没有人能看出她在一个小时以前，险些把几十片安眠药一饮而尽。

如果不是因为她的思维正在垂危之中，她会细细地打量送上来的人，毕竟她是独身女人。

一辆自行车从她的身后擦过，那个人手疾眼快，握住她的手腕，让她站得再靠边点。他象按脉搏一样，抓着她的手腕不放，脸上堆满了调情的笑容。

她的脉搏并没有加快。她这时才注意到这个男人已步中年，他的额头上已有微妙的皱纹。他的脸上的特征根本让人记不住，只朦胧地让人看出他是个发情迅速的种子选手。

她知道她根本揉不开他，她口气平平地说：

“请您放开，我有黄疸性肝炎。”

那个人的手触电般地闪开了。如果说有爱滋病，他会以为你在瞎侃，可黄疸性肝炎却能让人绝对保持距离，她客气地说声对不起，转身就走。

她回过头时，那人早已淹没在远处。她上了公共汽车。

她望着窗外。两天以后，她就要离开这个城市，不知多久。越久越好。她这时才明白那些远离故乡从不思念的人也许是因为故乡有着难言的隐痛。火车票已经发到手里，明天上午就托运行李。

她本来不再想见到朱云。她发过誓不再见他。他自称是全世界女人的丈夫。

如果不是她突然蒙受危难，她绝不会去找他。她受不了他的狂妄。可她还是来了。他毕竟有一种力量让你暂时回避自己。

他现在能解救她。他的一席话会使她的情绪从一个顶峰跨越到另一个顶峰。在垂危的时候，他会象一支神秘莫测，无法言传的耳针，悄悄地通向人的条条神经。他就象一支让人自抱自弃的鸦片。

二

她终于知道她的手稿的去向时，她怀疑自己的眼睛。几个小时以前，她从积在桌上的杂志中随便抄起一本，根本没有选择地抄起一本。

她在目录中看见了熟悉的名字。她最初的男友的名字，他的名字后面还有一个妖艳的女人的名字。行呵，他终于蒙上了稿费，还有个女人和他平分秋色。

她翻到那一页。这部长篇小说的开场白让她眼熟。这是她旧日的作品。她的视线在纸上跳跃，她不敢相信这一切。这种史无前例的壮举竟让她撞上了，并且她好象早有预感。

多少年前的一个良辰佳日。她从天山采风回来。她在毕

业分配后的休假时间里投奔一位民族学院的新疆族毕业生，在天山脚下放情了几十天。那时她正在人生的巅峰状态，这当然指的是她的雄心。为了一种无法克制的激情，她频繁地远游。那时她不止一次地预言自己已经与文学生死相依。那时她二十初度。

颜力的父亲是一个杂志的副总编。这是她器重颜力的第一层微妙的心理关系。他做了她人生的第一个伯乐，他把人世上的一切溢美之辞都让她饱了耳福，可贵的不是这些，他还鼓励她，让她象机器一样写，帮她算着字数，为她提前规范化着稿费。

他是她的第一个读者，也是她的严厉的裁判员。他把男生宿舍的下流的行话和精辟的生活准则通通讲给她听，让她不要总是卿卿我我地让人听了不自然。这就使她的小说一开始就没有柔蜜、油腻的形容堆砌，她很自然地摆脱了女人过于单纯的写作手法，从一开始就有男性的思维溶注于其中。

她走之前把三十万字都放在颜力手里。他因为要考戏剧理论的研究生，不能一起去天山。她的信件败絮般飘回，告诉他，她又要抢一部长篇。

那天确实是良辰佳日。太阳灼热地蒸发着人的背影。列车徐徐到站时，站台上没有阴影，她从窗口一眼看见颜力没有遮掩地站在那里。他的运动衫在众人里红得夺目，那副后来冷落她的神情曾经那样温暖。

他拍拍她的头，低声说，你旅途辛苦。他让她把头发系到后面。不然就象从高粱棵里爬出来一样。还没有走出站口，他告诉她，一个不幸的消息已经无可奈何地真实，非常不幸的消息，不过先不能告诉她。

她至今还记得颜力当时的落魄的神情。她马上就安慰他，不要紧，你一定想告诉我，你没有考上，研究生不过是一副不上算的装璜，考上的往往是瞎猫碰死耗子。

她见到他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有些好奇，有些惘然。她从来没见过他这样揪心过。他比她大两岁。同系不同班。她搞创作，他搞戏剧理论。因为争吵托尔斯泰的地位，两人针尖对麦芒，终于同时缴枪不杀。就这么简单，在凉台上，她刚刚拉扯出梅特林克的戏剧，他的潮湿的呼吸就湮没了她。

即使敲碎了骨头，也是忠诚。她一次次地告诉他。在一个风异常残酷的夜里，他在走廊里近乎绝望地让她知道，你记住，假如有一天你让生活追逼到了最后的时刻，假如你的刀锋已经对准了你的脉搏，你记住，我爱你。

真情与真情之间往往相隔半拍。他们的微妙的间隙只是在于，他说爱她的时候，她恰好故意拒绝，吊他胃口，拿他一把，反而让他觉得她没有真情，甚至矫揉造作。她呢，当她突然想念他时，只觉得他突然疏远。

当她偎着他的胳膊，走出车站时，她看见他的脸那样侷促不安，只有毁灭的事情才让人这样焦心如焚。

车站的钟声。他的恐怖的声音让人担心，

“你会恨我的。”

“因为太爱你吗？”她笑对着他。

“你会离开我的。”

“不，这不可能。”她收住了笑容。

他激烈地扳住她的胳膊，他的声音让人想起殡葬馆的通知，

“我太对不起你了。”

她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她开玩笑说，

“你太不象悲剧演员了。”

他摇摇她的肩膀，

“你可别晕倒。”

她笑笑，“我还什么都不知道呢。”

他看着地面。

终于他抬起头，对她缓慢地说，

“我把你的稿子给丢了。放在自行车后面。”

三

如果她不翻弄杂志，突然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公开地剽窃，她本来是该收拾行李的。同行的张洪帮她抄了一份应该带的清单。细致的连别针、皮筋和卡子都标出了数量。

这次下乡如果说是情愿去的，那纯粹是往脸上贴金。当时她刚刚从杭州开过全国戏剧创作改革会议，回到家后，一位同事就打来电话。

“听说要派你去荷兰。”那位同事向来爱开玩笑。

她早就听说单位考虑送她到新西兰深造，恐怕就在年底。

她犹疑地问，“怎么去荷兰了呢，不是新西兰吗？”

那位同事哈哈大笑，

“你可真能胡思乱想，我说的是河南。”

她隐隐约约地想起了什么。她想起报纸上好象有过暗示。

那位同事比她小四、五岁，早已结婚。她至今还记得那

位同事的口气是那样盛气凌人。

“去开开心也不错呵，每天闷在研究室多没意思，你刚去出差，名额就下来了，上面觉得你爱写作，就给你个好机会，我还听说每人给补助，双份工资，你可赚了。”

“你为什么不去呢？”她颇感耳不顺。

“嗨，我不是结婚了吗？不是因为我丈夫不能离开我，我当然想去。”

她想把手电话挂上，她的同事总是在挖空时机让她意识到独身女人的倒霉。今年，今年年底她就是三十岁。

“谁叫你不抓紧？”这位同事年龄虽然年轻，但口气却透着过来人的关心，“你要是不挑三捡四的，也不至于到今天这一步，再说去那儿也有好处，听说到那儿就发党票，以后你回来又成第三梯队了，让你去是上面器重你。”

她放下电话，迫不及待地点上烟。到大自然里呼吸一下空气，她当然会拔腿就走。可让她去的这种手法让她莫名其妙。

她当时就去请教她的生活代理人。他过去是她父亲的部下。当她父亲在位总经理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位卖力的年轻助手。他已经三十九岁，孩子上了小学。

他早已从公司里出来，另立为自己开办的公司，并且坐山为王。他做了大笔计算机的买卖，赚得钱数字可怕，为了保险，他要去美国，连钱带物一起去美国，这些天，他在等签证。

他约她在怡红院饭店等他。他的手抚在啤酒杯上，身子面向现代派的壁画。

他的脸年轻得让老人嫉妒。当她坐到他的对面，她背对

着光，恐怕强烈的光线不幸照出她眼角的皱纹。她的头发掠过左侧的脸。

他告诉她，使馆通知他去取签证。音乐柔和得象有一只可爱的小手抚弄着伤口。她无法沉浸在这支曲子里，尽管她那样想沉浸进去，她说，祝贺你。

她的声音的冰冷和颤抖传染给了他，他象她的丈夫一样安慰他，

“我到那里就把你弄去。”

她知道这种话比空气还淡漠。

“以什么名义呢？”她问。

“我花钱让你读博士。”他为她杯子里倒上酒，“你别那样看我，我会让我的行动证明我，你这样的人不适合在中国生活，知道吗，我早就看出来了，你这样的自由文人适合到国外去，国外的女流浪汉司空见惯。”

她看着墙上的壁画。她不知道那条扭曲的身子上面头在哪里。

“上面让我去河南。”她说。

他点燃一支烟，烟雾翻卷。

“你想怎么办呢？”他说，

“我来问你。”

“辞职，当然是辞职，象我当初一样。”

她知道他历来热衷偏激，而她常常是顺其自然。

“你都二十几了？也不想想，年底就三十了。”他迅速地点着烟灰。

她的脸色顿时如死灰一般。他马上捏捏她的手腕，象给她摸脉一样，温存地说，

“就算我说错了，可我说的意思是，喂，我想说什么来的，我这么大人还老要看着你的眼色行事，你老是这样喜怒无常，真让人吃不消，我不过想说，时间可不能在那种鬼地方消耗掉，青春应该献给卓越的时代。说穿了，这和插队换汤不换药。都什么时代了，还想牵东就向东，牵西就向西，不去，我当初插队是因为无法逃脱，现在国外的大门敞开着。”

他捏灭了烟，喝了两口，

“一个人在大起大落中才能成熟。顺应自然的人永远成不了大气候。你吃工资，一辈子也就三万块钱，它不会多给你，难道你几十年就为了这三万块钱吗？一笔买卖就比你一辈子挣的多得多。你研究过进化论吗？人是怎样比猿人飞跃的？当初他们都在树林里，四肢着地，后来一部分猿人为了生存，跑到北方学会刀耕火种，可那一部分猿人贪图安逸，只喜欢在潮湿的树上摘果子，他们永远是猿人，几百万年了，还是动物园里的那种模样，那是惰性的化身。你如果到社会上闯闯，你也就成了。社会都发展成什么样了？几年前你还可以显赫你在戏剧研究所怎样得志，现在除了那些酸臭的文人，没人再睬你们了。我刚毕业的时候，还想坐在研究所里搞搞经济信息，后来到总公司里才发现钱是祖宗。如果我当时缩手缩脚，充其量不过是你父亲的听差，我不甘心那种地位，我比他日子要好过多啦。他离了总公司，离了工资，我敢说他穷得还不如农民，可我永远也不用为温饱问题担忧了。我可以坦坦地自费到全世界旅游。如果你仅仅靠工资，你连涨价的烟都买不起。”

“如果不辞职，还有更好的办法吗？”她问。